



即兴曲 ■

啃个萝卜咬住春

◎崔海波

前些天在网上看到一条新闻，说的是山东某地每到元宵节，要举行盛大的萝卜会。萝卜会其实就是庙会，据传当地民间有“正月初九吃萝卜不牙疼”的说法，庙会期间，农民们挑着萝卜来摆摊，连摆七天，成千上万的人买萝卜吃萝卜的场面很是壮观，他们称之为“咬春”。

萝卜是最最普通的蔬菜，我父亲每年都要种很多。父亲懂点中医，他对自己栽种的每一种作物的营养价值甚至药用功效都有一定的研究。一个多月前，父亲得了感冒，他不看医生不吃药，每天晨起，把一只萝卜刨成丝，入锅氽一下，拌点醋，连吃三天，感冒就好了，土法有时候真的很有用。然而，年前的一场寒潮，把父亲菜地里的萝卜全都冰住了。有一句歇后语这么说：三九天的萝卜——冻(动)了心。果然，几天后气温回升，冰虽然化了，萝卜却彻底受伤了，我拔了几只来，无论红烧还是炖肉，怎么煮都煮不烂，勉强吃了两只，其余都扔掉了。后来听母亲说，这些冻了心的萝卜连鸡都不爱吃。

前几天回樟村，有村民送给我几只绿皮圆萝卜，说是去年引种的新品，没有冻坏。印象中，樟村农民一直来只种白圆萝卜，这种绿皮萝卜我只在城区的菜场里看到过，但从来没买过。切开一只，里面是玫红色的，很是好看。父亲说，红心萝卜生吃也很好，就当是水果。我吃了半个，不辣，有点甜，且水分足。

农家种萝卜，一种一大片，新鲜的吃不完，于是就腌起来。将萝卜和叶子一起放进缸里，撒把盐，压上大石头，一个月后可以吃了，非常美味。腌萝卜最好选中等个儿或小个儿的，无须切开，整只腌下，味儿最纯。这些年在外面吃到的形形色色的腌萝卜酱萝卜，都是切成条或片儿的，还添加进了糖、醋、味精等各色调料，感觉都不好吃。

前段时间看了好几本美食方面的书，几乎每本书中都写到萝卜。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晓卿是几家美食杂志的专栏作家，他的散文集《至味在人间》中有一篇《弯腰青》是专门写萝卜的。陈导是安徽人，他对家乡的美食哪怕是一只萝卜也要浓墨重彩地赞美一番：“全世界的萝卜加一块，似乎也赶不上我老家的弯腰青……放在手边的萝卜肉质如翠玉，呈均匀的半透明状，晶莹饱满。”陈导说，小时候家里穷，萝卜既当蔬菜又当水果吃。其实大家都一样，人的味蕾是有记忆的，他进京读书工作后，还要托人从家乡带几箱弯腰青萝卜来，慰藉浓浓的乡愁。

香港美食作家蔡澜的散文集《暖食》里有一篇《酱萝卜》，蔡作家也在电视台做美食栏目，走遍天下吃遍天下，人称“食神”，他写酱萝卜，从广东写到日本写到韩国，把东南亚的美味萝卜尝了个遍，最后觉得还是杭州的酱萝卜天下第一。台湾有一本叫《台湾渍》的书，专门介绍二十四节气里食物的保存法，第一篇《白玉萝卜的丰收季》详细介绍了腌渍萝卜的方法。日本作家妹尾河童很有意思，有一回应杂志社之约写旅行随笔，他剑走偏锋，从东京到北海道到鹿儿岛，一路品尝腌萝卜，把寺院里、猎人家里、渔船厨房里的各具风味的腌萝卜吃了个遍写了个遍，还把游记汇编成书，书名就叫《边走边啃腌萝卜》，妹尾河童的本行是搞舞台设计的，他走到哪里画到那里，吃什么画什么，整本书图文并茂，趣味横生。

人们常说，秋冬萝卜赛人参，其实萝卜四季咸宜，无论生吃熟吃腌着吃，都很养人。春天到了，大家一起来啃个萝卜咬住春。

春来狂想曲 ■

◎岑玲飞

春说来就来了，花说开就开了，那些开在树上有名有姓的花，略微露出要开的前兆，故意停止了一会儿，趁你不注意，“哗”的一下，开了一树。

我即使一天几次地经过它们，抬眼注意它们，想着，春天是一步一步老老实实走来的，我要看着花儿一点一点地开；却不料它并不是用走的，它是火速飞来。

春天看穿了我的用意，趁我错眼不见，它大做文章，等我跑出去看，它又仿佛一动不动了。它一定是趁我坐在办公室时，趁我晚上睡觉时，故意开足了马力工作，春天的马达用神奇的力量捧出花的形状和新鲜的颜色。

经过了灰色的凋零和漫漫的冷冬，我们已经对这枯色、这暗淡、这沉寂无可奈何了，如画的春渐渐变成回忆，后来，连这回忆也被渐渐忘记。

长长的冷冬，绵延的细雨，阴沉沉、湿答答，使人彻底无可奈何。忍着吧，这湿这暗，等着吧，总会有过去的时候。

先来的是绿，很微弱的绿，很细小的绿，很轻巧的绿，很柔软的绿，很浅淡的绿，似有若无的绿，雨濛濛里如烟的绿。成片的，轻轻地，荡悠。浸在水滴里的羞怯的绿，晶莹的水珠润着它，洗着它，这绿便在雨中明媚起来，隔河望着对岸飘荡的绿，对岸的人也向这边望着。一点点、一点点、绿得更有了模样了，绿出了那嫩而新的风姿，柳树用垂挂表达，春天好像是垂挂在水边晃动的绿。

过了几天，绿得更明了，看着又不像是绿，分不清这到底是绿还是黄，细小的柳叶变大了，柳枝垂荡得更直了，不再轻盈地飘，而是沉沉地静止着，像一幅已经完工的画，成了定格，一点点细小的春风已吹不动它。

雨水不那么无休无止了，太阳照常挂了

起来，阳光像支笔，任意地画。天天从这里经过，有一天，觉得不一样了，这里那里，已多了原本并不存在的野花，黄的、蓝的、红的、白的，大的、小的，碎如尘沙的，虽不是织地毯一般的排场，细看，着实亲切美丽，这不是和去年的春天一样的花吗？它们有一天隐去，似乎再也不见，一阵雨，一阵光，它们又相约回来了。一样的花，一样的草，一样的树，一样的叶，它们醒了，讲起了故事，过起了日子。我在它们的日子走来走去，像个旁观者。它们每一天的改变都在我的意料之中，却依然如初次见面，令人惊奇。

每一年的春天，我想，都是差不多的吧。然而每一年都写着有关春天的字，似乎相似，又似乎不同。

草也赶来了，这是新草，才冒头，大多草都不知姓甚名谁，只是长得可爱。这新草也是令人欢喜的，欢喜那一种生机，生气蓬勃，无人栽培呵护，却顽强生长，谁也搞不清草又突然会开出什么花来。草的叶片形状之繁杂，犹如人世间的千人千面。

井台附近大树根边那丛草，颜色青嫩鹅黄，泛着微微的透明，它们细茎小叶，浅浅地浮在地表，忽觉移植一撮作盆景甚好。便蹲身，用小铲子一撬，手轻扯，连根带泥成片离开地面，并无折损，提起来闻闻草根，新鲜的湿泥是清香的，还带着草根的清香，这气味令人欢喜。忽然觉得这泥是那么好，春天所有的美丽和芳香都取之于它，泥一点也不脏，它们是黑灰色的，却是一种纯净的颜色，像山间晶莹的泉水那么自然。

这一年的春天，我的双手沾上泥，不觉得麻烦、不觉得讨厌、不觉得脏污。因此，办公室的窗台多了两盆新草，我喜欢这些新草，也喜欢下面那层黑黑的泥。

泥，就像默默无闻的幕后工作者。如果春天是一个舞台，那么，泥就是那些为演员们化妆、梳头、裁剪演出服、送餐供水的平凡人。我们爱美丽的春天，也爱那些平凡的幕后人。

洗呀洗衣服 谐谑曲 ■

◎原杰

洗衣服是一件很寻常的事，大凡成年人谁没有洗过？可如果是一位很少洗衣服的男同志偶尔去洗，而且不是在家洗而是到埠头去洗，混杂于一群女人中间……那么，这洗衣服便有些不同寻常，而且是有故事的了。

年前，妻因病需卧床休养几个月，一些被套、毯子等需洗洗晒晒。家里虽有洗衣机，可我不会操作，加上这些是大件衣物，洗衣机不方便。于是想起，每天上班或骑车溯锦溪而上时，会看到溪两边大大小小的埠头上，都有女人蹲在那儿。尤其是初春时节，阳光在水面上一闪一闪，红毛衣女子挽起裤腿奋力捣衣，在桃枝梨花的映照下，一派美妙的场景……我曾在一首诗中这样描写：“总见女子揉呀捣呀/把古镇石阶洗得光滑滑的/看不出年龄/日日泡在清冽的水里/女子也洗自己/于是古镇的姑娘媳妇/一个个清纯如水”。何不趁机去亲身体验一下？于是打定主意！先在妻的指导下，用温水泡洗衣粉，把两件被套、两条毯子，还有一些细碎的衣裤浸好了，用手搓或拿板刷刷一遍，而后分别放入大旅行袋和塑料桶中，快速向锦溪骑去。

我看中的埠头在奉城中山公园前门的青锦桥下，自西往东的锦溪两岸全用整齐的条石砌成，高约五米，有棵斑驳的老枫杨树立于溪畔，风景绝佳，南向有一米多宽的石台阶，通向洗衣埠头。这儿应该是奉城最古老、最宽阔的埠头之一，而众多女人洗衣捣杵、说笑走动的场景，自然也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那些从中山公园锻炼下来的老人，甚至还有像我这样平时上班的人，常驻足观看。

从家到埠头只有1公里的路程，自行车六七分钟便到了。我将车停在桥边，取下沉重的旅行袋和塑料桶，向埠头走去。一看，由

于连续几天阴雨，溪水很大，但还算清澈，如果雨再大一些，汹涌的溪水浑浊发黄，便洗不了。只是两条十几米长的水泥石板上已蹲了十多个女人，挤不下新来的人，而且我也不太想与她们在一起，感觉怪怪的。看到西边上游十几米远的桥下还有一道拦河坝，想起曾看到有人在那里洗过，于是便过去。先把鞋子脱下放在墙边，而后向前摸索走去。这是一道斜坡，由于水有十多厘米深，底下的石头滑滑的，加上流水的冲力，走不稳，即使收缩脚趾增加摩擦力也不行，最后摸到边上的水泥条，在上面相对要好走些。

来到拦河坝后，把旅行袋放在桥墩上，而后先取一件被套，往坝前水面抛去，连续三次后再放到坝上踩——记得儿时腌咸菜和洗被套就是这样子。可当我翻过来想再踩时，发现被套已沾染了一块块的青苔。原来在水面下的坝面生了青苔。于是，只得改为更费时的汰、搓、绞——用力向水面抛去，等到水流把被套送到跟前，便抓紧时间使劲搓，而后捞起来绞。其中绞的工序最吃力，因为一件被套有两米多长，浸泡后很沉重，又没人帮忙。我只得先绞约50厘米长的一截，而后搭在肩上，绞一截往上收一截，一件被套、毯子，要绞六七次……等到把所有的被套、毯子都洗好，我已累得直不起腰，而且浑身湿透，瑟瑟发抖，戴的眼镜片上也沾满水花。

当然，在洗的时候，耳朵里不时响起近处的捣衣声和说笑声，此起彼伏、抑扬顿挫，在溪流声的衬托下，很有韵味。细听之下，只有我自己因动作不熟练、不规范，发出的声音沉闷、单调，影响了洗衣曲整体的和谐。因而心猿意马，偶尔也起身往身后瞟一眼，发现她们也在看我，眼光中既好奇，又有些怜悯。

约一个多小时后，终于洗涤完毕。多年来第一次下埠头洗衣服，虽然劳累，算不上诗情画意，但却是实在的、新鲜的，也是难忘的。一方面完成了尝试的夙愿，另一方面则是接地气、接水气和接人气，体验了一种特殊的生活场景。

总第6066期 配图 朱坚 投稿邮箱：essay@cmb.com.cn